

律師訴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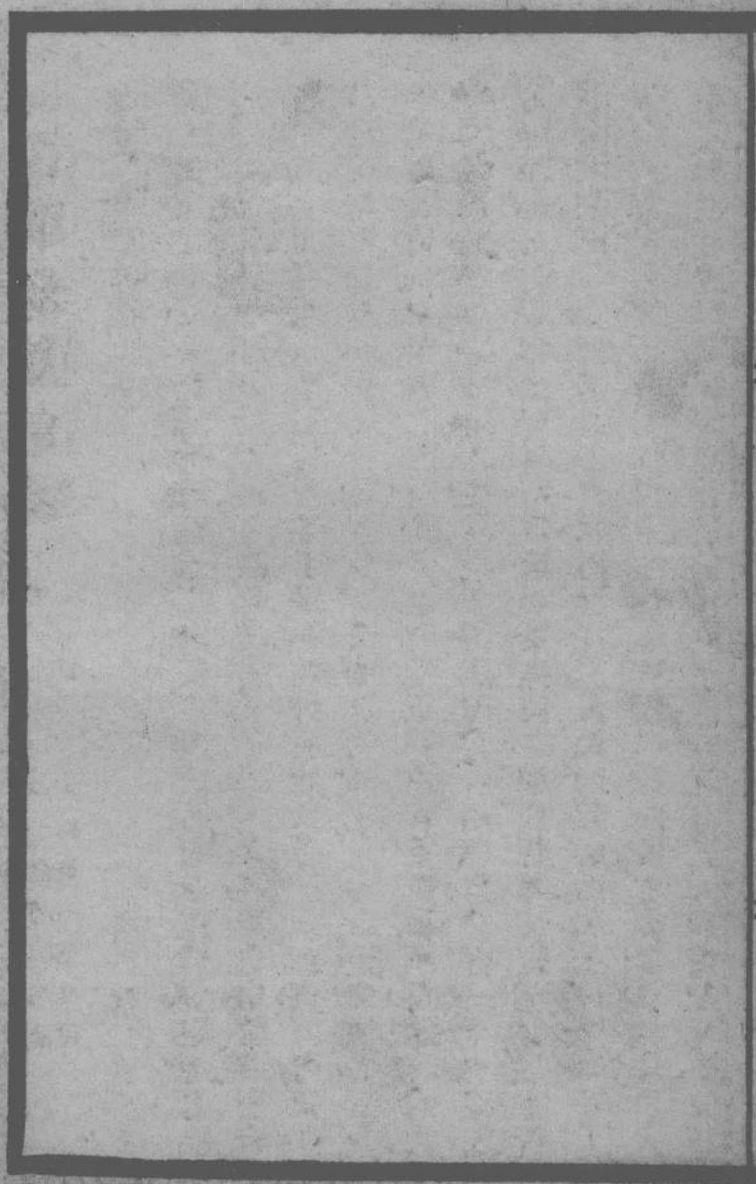
續編
評註

刀筆菁華

新編
評註
律師訴狀菁華
目錄

襟霞閣主編次

認賠不賠之訴狀	佚 名
逆子弑父之訴狀（附辯護理由書一節）	蔡倪培
起訴違法之訴狀	劉崇佑
防衛過當之訴狀	張 韜
假冒牌號之訴狀	黃煥昇
拘禁毆打之訴狀	劉崇佑
聚眾騷擾之訴狀	劉崇佑
登載失實之訴狀	劉崇佑
選舉舞弊之訴狀	楊春綠
請求再審之訴狀	費廷璜



新編
評註

律師訴狀菁華

虞山襟霞閣主纂
衡陽秋浪樓主評

認賠不賠之訴狀

佚名

鄞縣甲乙丙三人集資三千元同至上海創設烟紙店以店屋難覓延至月餘尚未開辦而日用所需竟糜四百餘元之多於是三人者各不自信議將所有整數二千五百元託某號經理某丁保存並聲明此款須三人到齊方可領取丁固三人之摯友也厥後三人之於丁或獨自過訪或同伴走謁交往甚密而甲尤爲殷勤一夕甲邀乙丙同訪丁至則丁正在會客室雀戰而負遂託丙代庖而已乃出外小遺甲隨之往私謂丁曰店屋已有頭緒請先發一千五百元爲開辦費於是丁轉至辦事室取欸如數檢與之受授既畢又同至會客室觀戰而丙代庖不利仍讓與丁自戰略觀片刻三人卽興辭而別次日甲鴻飛冥冥餘二人候至第三日不見其返遂往丁處探問始知甲某夜之事於是二人疑丁與有私遂聘某律師訴諸法庭法庭謂當時既有三人到齊方可領取之

約。是此款應交三人同收。不應獨以與甲。今丁竟獨與甲。顯係違背契約。應如數賠償。而丁之律師某。固昔日海上有名之辯護家也。至是亦束手無策。而丁之友某戊。頗有心計。謂此案須法外求法。用欲取姑與之計。先滿口認賠。然後可以不賠。乃授意於律師。據作不服之上訴狀云。

爲不服貴廳判令某丁賠償甲乙丙三人寄存款項。卽行交付事。竊甲乙丙三人。既有約在先。須三人同時到齊。方可交付。被告因違背所約。致應負此項賠款。是則第一審既根據此點。而令賠償。賠償乃被告所應承認。不過此項賠款。亦須甲乙丙三人到齊。方可交付。否則不惟賠款不能照付。卽其所餘之一千元。被告亦未便貿然交付於乙丙二人。深恐重蹈覆轍。既付之後。或某甲一旦歸來。交還前款。而責以三人同取之約。則將何辭以對乎。被告既損失於前。不得不慎重於後。此款非三人同時到齊。萬難照付。伏祈明察。無任感德。

〔評〕此狀未知何人手筆。其大略如此。覺思想新穎。理由充足。全文振振有詞。是承認賠償。而始終未賠也。已敗之訟。得以平反。抑亦狡哉。

逆子弑父之訴狀 附辯護理由書一節

蔡倪培

民國八年。三林塘張欣生因向父索財不遂。聽朱潮生朱健臣教唆。以嗎啡毒將父張駕雲毒斃。事後朱潮生因詐財不遂。向上海地方檢察廳告發。開棺檢驗。結果審得張欣生確犯殺害尊親屬之所爲。宣判死刑。朱潮生教唆殺人之所爲。處無期徒刑。朱健臣亦處死刑。判決後。三被告均不服。提出上訴。檢察官亦以朱潮生處罪太輕。提起上訴。結果經高等廳而大理院。三審終結。三被告各判處死刑。大理院判決文。已載上集。茲再將蔡倪培律師爲張欣生向高等廳提出控訴狀錄下。

爲對於上海地方廳審理殺人罪判處死刑一案。不服控訴事。切控訴人被朱潮生設筌陷人。以毒死親父等詞。向縣警署告發。節經移送檢廳偵查。開棺相驗。提起公訴。奉判決主文。蔡欣生殺死尊親屬之所爲。處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吸食鴉片烟之所爲。處五等有期四箇月。應執行死刑。褫奪公權全部終身等因。控訴人委有不服。除於法定期間內。具狀聲明不服外。茲特補具理由如下。

第一自白之原因及虛僞。凡刑事訴訟以實體真實發現主義爲原則。誠以處刑之事。人格所關。雖拘役罰金。自愛者亦引爲奇辱。故聽訟者必其發現之事實。按諸犯罪人之心。素體素以及犯罪時地之外緣。週景能吻合。無間不留絲毫。譬障於其間而後按律定讞。不偏不倚。內可以問心。外可以警俗。若不問事實與理論能否相容。斤斤焉以自白爲唯一之鐵證。將使胥天下聽訟者遇不可通之事。理咸以取得自白爲唯一之要圖。不惜千方百計以求之。而於是犯人之昏庸愚懦者。遂無一不死於自由之中。犯人之奸黠狡猾者。且藉口於並未自白。而以證據認定爲冤抑。殊非裁判之正軌。故大理院五年統字四九四號及二年上字六六號。謂證據定罪。不必斤斤以自白爲重。又謂控告審判衙門。苟據確實之人證物證以裁判。卽屬合法。又三年上字三六三號。卽使自白。設有他種反證。足以證明其爲虛僞時。卽無採用之餘地等語。可見自白僅能視爲證據之一種。苟事實內有他項問題與犯人所自白之事實不能相容。並不因犯人曾有自白而使其他問題概歸消滅。此至精至當之法理也。本案控告人於到案之初。先到尸場時。

方上午。心知並無下毒行爲。故堅不承認。且謂如果驗明有毒。情願治罪。及到檢廳後。忽有一人附耳諄勸。謂你如不承認。則不惟徒受刑逼之苦。且汝妻與子。勢必均被極刑云云。控告人私念。以我一人不甘冤抑之故。至累及無辜之妻室。與無知之小兒。中心殊覺不安。及至午後。重到尸場。聞蒸骨結果。謂骨殖呈黯色。顯係中毒之明證云云。斯時控告人駭絕。疑其中有天意存也者。然於是決計犧牲一身。以救妻子。此爲信口胡答。承認下毒之真實原因。然在審廳公判中。除棄藥地點記誤外。餘皆據實供明。原判苟能就他項情事。他人供述。互證參觀。以推究前後供詞之孰爲近理。則本案真相。自無遁形。乃原判對於全案各造各項之事實。認爲節節獨立。不求其參互錯綜之妙。遂使虛僞之供詞。目之爲自白。真確之陳述。視之爲狡供。而控告人遂永處於覆盆之下。終無昭雪之期矣。此其不服一也。

第二證據之媒孽

本案朱潮生告發時之唯一要證曰許據。卽所稱爲託朱健臣購藥而許以事成後酬謝六百元之票據是也。此據若真。則卽此一紙已爲謀

殺尊親之鐵證。不唯控告人死有餘辜。卽朱健臣亦在所不赦。至朱潮生則更難逃首惡之誅。況朱潮生告發時。苟無此據。則全案皆屬空言。是本案之成立與否。全恃此據。故此據在本案中位置之重要。實爲不可思議。原審判廳應如何提勸入微。詳查究竟。而後可以辨真僞。定有無。今原判僅憑告發人之鈔本。且又並未搜得原本以相比對。試問原判有何根據。而斷定當時之必有此據乎。試問原判更以何根據。而斷定原本之果與抄本相符乎。依朱潮生之供詞言。則謂朱健臣因索酬不遂。託伊調解。致該據爲伊所見。乘間抄錄。其原本已被控告人收回云云。夫朱健臣。委託之初。明係不肯讓步。斷無賦予以取得半數。卽可將該據交還之權。况以平日虎視一鄉之朱潮生。方有受此委託之資格。安肯僅收半數。卽還該據。以自損其聲威。故該據爲控告人取回之說。實係託詞。且爲朱潮生籌畫告密時。預先擬定之詞。彰彰明甚。而就控告人所身歷所記憶而言。則某日控告人偶赴朱潮生茶館樓上。朱出一紙草稿。託爲繕寫。略觀內容。則一向人商懇借錢之信。而非借據形式。緣該條起首。似爲健臣先生大鑒等字。而並非如普通借據。

開首爲立借據某某人今僞到某人名下洋幾百元等字故也。該信文句。至爲簡
單。大致謂前日面談。承許借洋幾百元。感甚。准於幾月內歸還。決不有誤等語。而
並非如現在朱潮生抄出之紙。內有前所拜託之事。承已辦妥。弟已同談定。以後
事成。許定洋六百元等特殊文句也。入後亦無結尾。因該紙僅餘後邊空白一
行。並無如現在卷中之紙。內載如有翻悔。定遭天滅字樣也。寫畢後。擱筆起立。潮
生在旁督促。謂尙須署名。控訴人以事不干己。僅代繕寫而已。何用署名。潮生則
謂我之中人名字。總須寫上。控訴人以其央求甚力。遂勉爲補寫中人朱潮生字
樣。方欲擱筆起立。潮生又力捺之。謂此紙既是你寫。你自應亦署一名。大有不寫
不能脫身之勢。控訴人因被勸不已。乃勉爲補寫代筆張欣生字樣而歸之。控訴
人自問。不知此紙何足爲據。與本案有何關係。乃至今日而蜚樓海市。竟從此造
成。宜其祇能以假面具向人。而不敢以廬山真面示人也。在朱潮生雖自掩其隙。
謂原本由控告人收回。當然不肯交出。然使果已收回。則控告人可簡括言之曰。
並無此據。何必承認曾寫一紙之事實。以作贗自縛乎。朱潮生又恐主張抄本與

原本無異之說。出於伊一人之口。無甚效力。乃借趙望官其人。以烘託之。姑無論趙之爲人。聲名品行。是否可信。卽就與朱潮生至親一點觀之。其爲勾串。已不言而喻。否則何以控訴人之親戚。與朱健臣之親戚。從無一人曾目見該據之內容乎。朱潮生爲他人調解。而錄存其要據之底稿。可謂深謀遠慮之極矣。然與其存抄抄本。何如扣留原本。且何以不另覓一人抄寫。或更攝一影。以留痕乎。朱潮生又恐抄本出於伊手。容易推翻。又借過割據兩紙。以輔佐之。謂如無報酬契約。則過割據何來。不知烟案之過割據。與本案毫不相干。至第二過割據。雖似與本案有關。然實爲朱潮生僞造。匪特控告人從未見過。卽朱健臣亦堅不承認。故其問題不勝枚舉。茲爲摘要言之。此項過割據。何以不存於控告人之手。而偏存於朱潮生之手。一也。當先付三百元之時。卽行索還。許據其爲完全過割。可知以後日復須過割二也。如果確有三百元付出。亦仍在許據總額之內。朱健臣安肯另立過割字據三也。朱健臣縱極愚蒙。斷不至對於同是真實之親筆。或認或否。無理取鬧四也。此事風聲。旣已傳播。則朱健臣當諱莫如深。何以反有藥本及名譽

損。失。之。語。五。也。况。原。判。既。認。該。據。爲。朱。健。臣。所。寫。而。朱。健。臣。忽。堅。不。承。認。則。其。核。對。筆。迹。及。鑑。定。方。法。應。如。何。特。別。周。詳。以。昭。慎。重。乃。原。判。僅。憑。朱。潮。生。片。面。之。詞。直。接。認。定。第。二。過。割。據。之。爲。眞。卽。間。接。維。持。許。據。之。成。立。而。於。是。裝。點。之。證。據。完。全。成。立。矣。此。其。不。服。二。也。

第三犯罪行爲之推想。控訴人在偵查中自白之原因。既如第一項所述矣。故。原。判。於。控。訴。人。之。下。毒。行。爲。悉。基。於。自。白。而。於。預。備。及。預。備。各。事。則。全。由。推。想。而。來。查。原。判。事。實。項。下。稱。控。訴。人。不。經。手。銀。錢。帳。目。不。能。浪。費。先。後。欠。有。烟。帳。及。他。項。債。務。不。能。清。償。於。是。遂。生。謀。殺。之。心。等。語。夫。父。母。在。而。同。居。共。產。者。其。財。產。當。然。由。父。母。管。理。以。及。不。許。吸。烟。不。許。舉。債。此。爲。極。普。通。之。家。庭。此。而。足。以。激。起。謀。殺。之。心。則。人。間。弑。逆。之。案。恐。將。層。出。不。窮。矣。原。判。又。謂。旋。託。朱。健。臣。購。買。毒。藥。並。許。事。成。後。給。洋。酬。謝。等。語。夫。所。謂。旋。託。者。必。其。未。託。之。前。已。有。一。種。與。本。案。犯。罪。極。有。關。係。之。行。爲。試。問。原。判。能。指。實。其。事。乎。且。於。何。時。何。地。其。託。之。狀。態。若。何。原。判。能。明。析。言。之。乎。所。謂。並。許。者。必。有。朱。健。臣。要。求。及。問。答。之。言。詞。試。問。原。判。能。詳。

之乎。質言之。此等極希罕之逆倫重案。原判不外乎三種根據。一曰控告人家庭之儉嗇。二曰朱潮生偽造之抄本許據。三曰控告人虛偽之自白。舍此以外。別無何種事實。足以與上述三點相發明。庸詎知本案真相。實有大謬不然者。第一。控訴人父子之間。近年頗見信任。絕無惡感之可言。第二。朱潮生所囑寫之字條。僅一泛泛借錢之信。無秘密誓約之詞。第三。控告之父。實係病死。朱潮生所給之紙包。當時視之爲惡作劇。而棄諸中途。並未攜之回家。關於此節。雖未能爲積極之證明。而檢驗結果。實足爲並未下毒之反證。茲就故父之體力及病狀略述之。緣故父之身體素健。且極肥實。中年以後。染烟癖者十餘年。至民國二年。復行戒絕。因是漸覺老病侵尋。畱心補益之品。八年冬間。地保徐星齋。告以手足寒冷。可常服鹿筋。乃購得鹿筋一付。熬膏凝凍。貯於碗中。每晨取一匙開水冲服。適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故父誤取未開之水以冲。是物遂得腹瀉之症。繼又連發瘧疾。家人勸其延醫。不允。俟瘧過後。猶力疾視事。所食補品。亦未間斷。至二十七日晨。猶照常交出燕窩。令控告人之母煮服。和羊腦雞子以進。詎意僅食其半。卽不納而吐。

旋出門買肉。歸家後漸覺不支。又瀉數次。氣急發燥。乃自登樓攤被而臥。凡此皆爲控告人家中老少。及店中學徒所親手侍奉者。近午對門老友孫姓。聞訊來視。語次謂胡不令余子診脈開方。故父允之。遂出稍頃。伊子德均醫生來視。謂係冬瘟擬方而去。故父囑家人且緩購藥。揣其意。希望瘡退後勉力支撐。仍如往日也。詎意是日寒熱不退。午後故父猶命燂生酒付款項。傍晚有父友數人來視。見其疲甚。均未多談。點燈後煎藥以進。服後攤被奄臥。手足厥動。乃復延龐姓醫生至。略一訪問。不肯擬方而去。時故父正在昏睡。有頃。鼾聲漸小。家人方疑其熟臥。出入皆屏息不敢驚動。無何啟帳視之。而氣絕矣。計是日自朝啜粥起。至暮氣絕止。共歷十三四小時。來客不止一人。所言不止一事。而始終無一語涉及早粥之有異。或因啜粥而始覺胃腹間脹悶不安者。使果中毒斃命。如控告人所自白。試問臨終之日何以能安詳若是。夫毒斃之案。於中毒以後氣絕以前。必有何種特異於病故之狀態。足爲本案重要之證明。況控告人市肆家庭。仇讎骨肉。不容絲毫有所隱諱者乎。原審於此等重要關鍵。不一研求。一諉諸控訴人之自白。何其輕

忽若是耶。此其不服三也。

第檢四驗之所得。本案控訴人故父之死。由於下毒一語。既指爲控訴人所自白。今乃復欲主張並未下毒。自不能取信於人。無已。則唯視乎檢驗之所得。以爲曾否下毒之證據。查本案檢驗方法。並採中西。而中法檢驗之結果。則曰左右骨節都呈青黯色的。係中毒身死。西法檢驗之結果。則曰用反應試驗法。結果得陽性二陰性一。斷定爲似乎嗎啡。原審併合兩種結果。始終認定控訴人下嗎啡毒藥。以斃親父。殊不知此兩種結果。祇能各自獨立。若欲其參觀互證。則兩者各不相容。中法之言曰。凡人五臟在尸體之內。年月既久。則本身當然有毒。試以銀針插之。則其針必變黑色。此不能以肝臟有毒爲中毒之憑證者。一也。西法之言曰。凡人骨節之青黑色。由於肌肉之腐爛而變成。蓋肉與骨粘着之力。有鬆有緊。緊粘之處。骨色先變。遍查西醫學說。從無以尸骨之有無黑色。爲中毒與否之特徵者。此中毒之說之不能成立者。二也。更以事實論之。謂尸骨青黯。由於控訴人下嗎啡毒藥於燕窩粥內。而然。然含嗎啡分量最多者。莫如鴉片烟。故父生前染有

烟癮十餘年。至民國二年戒烟後。每當疲憊之時。猶時食吸食。此凡與故父往來。染稔者。類見之。夫吸烟從氣管入。氤氲之氣。遍布全身。燕窩粥從食管進。先進胃袋。經分泌後入大腸小腸。一則十餘年來。繼續不斷。一則運化數小時。卽排洩無遺。試問兩兩相較。果孰是可深入骨髓者乎。抑深且久者反如雲煙過眼不留痕迹。而淺者暫者反可以縷骨銘心乎。此憑尸骨青黯色以斷定中毒之毫無理由三也。凡服毒致死之人。其毒物之渣滓。必然存在。蓋人不死則運化不息。經過數時間所食之物。必係消化淨盡。若一經氣絕。則運化之力量頓停。分泌之機能亦息。所食之物。當然停積於胃袋之中。祇須胃袋詳細檢查。則毒質自見。今上海醫院並無報告。胃雜中有何毒徵。而反稱肝臟有可疑之處。按諸學理。萬不可通。此憑肝臟檢查以斷定中毒之毫無理由四也。凡定性分析或定量分析。必先確知爲何物。而後依化驗一定手續。以檢查其所具之特性。與所含各種成分之數量。方可得明白之結果。今上海醫院姑無論器具不完。手續疏漏。且究竟所下者爲何種毒物。尙屬未知之數。故其斷定書中。已先自聲明。此認定嗎啡中毒之無根。

據者五也。又凡化學試驗必有一定之公式或公例。故凡同類之物可用同一之方法以試驗之。茲查上海醫院斷定書稱以尸體內之心肝臟胃浸於蒸溜水中。據某氏法試驗。嗎啡等均無反應。又用某某法反應試驗。其結果得陽性。遂斷爲似爲嗎啡之疑。試問依此方法得此結果。果可爲嗎啡獨一無二之結果乎。抑其他與嗎啡同類之各物質均可適用此法而得同一之結果乎。蓋控訴人故父於氣絕之前更服中藥。安知此數味中藥內不含有與嗎啡同類之元素。亦可施以上述方法而得同樣之結果者乎。且自二十三日起腹瀉以後。故父曾吸烏烟以止瀉。又安知非陽性結果之所由來乎。此斷定嗎啡中毒之無根據者六也。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質言之。我國洗冤錄成書甚早。尙未載入嗎啡中毒一條。而上海醫院素無法醫專家。猝然擔任檢驗。諸多疏漏。遂使無罪之人顛倒暝眩於不良空氣之中。而莫可告語。此其不服四也。

本上述理由。應請鈞廳撤消原判。恩准覆檢。故父屍骨根究許據與過割據之真僞。更爲適法之判決。